目　录

金平地下党领导各族人民武装夺取政权记实……王静贞

一、边城教师……（1）
二、“母亲”派了人来……（4）
三、“我介绍你入M.C”……（6）
四、中共金平特别支部的建立……（7）
五、组织武装斗争……（12）
六、九月二十五日暴动……（19）
七、第一次占领县城……（27）
八、与护八团会师……（29）
九、消灭伪“江外剿匪指挥部主力”，解放金平…（30）
十、与边纵一支队会师……（31）

回忆个旧中学地下斗争片断……王平曾

冲出“夏令营”到个旧一中去……（33）
聚集人材，开辟干部训练基地……（34）
搞好教学，树立威信，扎下根子……（35）
节衣缩食，为武装斗争筹集经费和物资……（37）
刻印和传送党的文件和宣传品……（38）
丰富多采的课外活动……（39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认真做好党的思想教育工作……（41）
严格进行纪律教育和保密教育……（42）
阶级友爱胜过手足……（43）
个旧中学——滇南秘密转运站……（44）
终身难忘的时刻……（45）
接受任务，到江外织织武装斗争……（47）

金平地下党领导各族人民武装夺取政权记实

王静贞

一、边城教师

一九四八年春，敌人登报通缉宋文溥同志，见报后，党组织认为我无法在石屏开展隐蔽的斗争，将我的党组织关系转到昆明。

到昆明后，党内来联系我的袁用之同志误时，未能联上党的关系，加上敌特跟踪，多次转移，不得已，最后由盛泽源同志介绍我随许曙（许立华）到金平，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。因许曙一九四一年是共产党员，在石屏和我在一个党小组，盛泽源同志叫我假装是与宋文溥离了婚，生活困难而来，这样，我于一九四八年三月随许曙到金平。

金平县教育局设在伪县府内，我被许曙安排在一间小楼上住。这里只有几块床板，我带着孩子，拖着疲备的步伐走到楼上，照顾孩子喝点水，就铺开行李躺下来休息。

我想，为什么教育局会设在县政府内？老许在石屏是共产党员，为什么会西装革履的？“母亲”是叫他搞两面工作

的吗？山那边的情况如何？这里是否也要开辟游击区？正想着，许曙上楼来说："下去吃饭吧！"老许把我叫到他住处说："现在去吃饭，你和我、苏琼珍（许的爱人）去与县长一桌吃，这个县长叫钟光汉，他在台儿庄作战时被大炮震聋了耳朵，与他说话，要大声一点。他在台儿庄打了胜仗，因耳聋被整来当县长，对现实有些不满，人还正直。"

我把孩子安置在下面，随许曙去吃饭。和伪县长在一起吃饭，还是第一次。这个县长还较爽朗，吃饭时谈笑风生，他滔滔不绝地说："我在台儿庄打了胜仗，又是年青的团长，许多人给我找老婆，我都没有要。我现在这个老婆，人才也很好，她是朱家璧家的干女儿，可惜她不愿意来边疆。"幸好，席上伪县长并不问我的身世，我和他几乎没有谈话。

饭后，我焦急地问许曙："什么时候可到学校去教书？"许曙说："我问县长请来几个老师，如何安排？"他说："要考试，考后再分。"当老师还要考试？要考些么什呢？我很着急，但也只好听候客观的摆布。

第二天，许曙说："县长叫你们各人写个自传，要说明爱看些什么书？对国事的看法？"这还好办，我就按编好的答案写。我写的是："我幸运地出生在一个小学校长的家里，父亲宠爱，在艰难的情况下，得念了初中，后由父母包办婚姻，结婚后，对方万般虐待，无法生活，只好离婚，带着孩子来教书为生。在读书时，对岳飞尽忠报国的行为很敬佩，认为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"……等等。

两天以后，许曙告诉我：县长看了你们的自传，他说你的文章很简明，字也写得很好，留在省立小学办农民识字

班，别的老师下乡去。

我内心很高兴，总算在县城站住脚了，可以去省小找马伯周，因为岳世华同志（地下党十支队的政委）在蒙自曾告诉我，叫我找马伯周，可能马就是党内同志。如何找到“母亲”呢？（“母亲”是党的代号）许曙为什么不用口号联我？难道他已脱党了？如果许曙脱党，我又该如何找党呢？

不久，许曙来对我说：“老宋上山打游击，敌人登报通缉，我见报了。盛泽源一说介绍个老师给我，是离婚的，带个孩子，我就猜到是你。来这个边远的山城教书，可以搞些党的工作，但太难搞，不如到山那边去打游击，目前老宋在那里？能找到他的话，还是我们一起到山那边去，在白区不死不活的难办。”

我发现许曙脱党了，就说：“老宋是大男子主义，虐待妻子儿女，既然离了婚，就不管他了，要打游击，也要另找线索，你不能请党安排去吗？”许曙说：“我和‘母亲’失掉了联系，孙仲宇说叫人来联我，一直没有来呀！”事实证明许曙已经脱党了，就引起我的警惕。我说：“我也不想在白区，那么我们都设法找‘母亲’，不管谁先找到，都一起到山那边去打游击。”我暗想，岳世华叫找马伯周的事，不能让许曙知道了。因此，我积极找马伯周（省小的校长）。一天，我去找他说：“马校长，来这里教书好几天了，未来看你，农民识字班初办，没有经验，盼你多指教！”马伯周很诚恳地说：“不必客气，大家都是教书人，有什么困难，多商量，需省小帮助的，尽力而为。”我说：“目前形势很复杂，在这边远的山城，什么消息也听不到。学生太小，讲救国的道理，他们听不懂。……难过呀！”马伯周说：“现在内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地都对蒋介石的腐败不满，反三征，反内战……等。我们这里，教书就是教书了，但有几个老师，还是很好的，你有空可以来玩。”为什么马伯周也不用暗号联我？难道他只是个民主人士吗？为什么岳世华叫找马？我想到在金平很难找到党了，就写信出去，拉横的关系找党。凡是党内联过我，可靠的，我都去找，但都没有回音。

在贫病交迫的情况下，我的孩子分别死在金平、石屏，更促使我要集中精力去找党。我经常让繁忙的工作来冲淡内心的痛苦。有时，我打开伪县府内的风琴，用无词的音乐来表示内心的希望。因伪县府的人，梦昧以求的，只是金钱、名位，谁也不知道我是在弹革命歌曲。这使我得到几分慰藉。

二、“母亲”派了人来

伪县长钟光汉杀了伪国大代表文成兴，突然患急病死了去，县城更加混乱。这时，伪县府秘书杜荣滨主管全县的事。伪县府内出现一个青年人，他身穿兰布大衫，健步出出进进。据说他叫童荣，是杜秘书的“外甥”，被捧为上宾，每天与杜秘书和我在一起吃饭，他总是吃了饭就去弹风琴：《茶馆小调》、《游击队歌》、《延安颂》、《黄河大合唱》。他弹不完的调子，但却不唱其词，只是越弹越起劲。长时间来，县府内闲搁着的风琴，成了我和童荣唯一表达崇高理想的工具。而领先占据的，总是杜秘书的“外甥”童荣。

风琴不响了，这个青年人也不见了，引起我的惆思，为什么边城来了这样一个青年人？为什么他弹曲不唱词？为什

么他又匆匆地走了？是不是“母亲”派来的人？我忍不住内心的矛盾，就大胆地去问杜秘书说：“杜秘书，省小快开学了，还没有校长，听说你的外甥是个教师，为什么不叫他来省小教书？住几天就让他走掉？”杜秘书说：“唉，青年人，性子乱得很，叫他在县城教书，他偏要到乡下去，没有回老家。马校长不来了，是谭县长的侄子谭崇诚当校长，谭已请他当老师，等他回来再说”。

省小开学了，谭崇诚请我在省小教书，并说：“童荣也请来当老师”。几天之后，童荣真的到了省小。谭校长因是伪县长谭其弟的侄子，县府内的大小事他要去管，便委托童荣全权办理召生开学的事。这个热情的青年，就忙着筹划开学了。

童荣自乡下回来后，弹风琴时不再是雄壮的调子，琴声象有无限悲思。我问他：“为什么最近弹的调子很低沉？”童荣说：“这首歌叫‘怎下场’。”我问：“是你作的吗？给我看看”。他点点头说：“我只是谱出贫苦农民的声音，你看吧”。我看了，是这样一首歌：

4/4

怎　下　场

| 3 3·2 1 6 | 2 2·3 2 — | 2 2·3 2 1 | 2 6 5 — |

这样　费　来那样　款，　那里　来的　阎　王　账？

| 2 2 3·2 3 | 5·3 2 — | 2 2·3 2 1 | 2 6 5 — |

粮食未　收就　拉　青　芫，　一年　到头　为　它　忙，

| 1/2 7 6 5 — | 2 2·1 6 5 | 1 2 3 — | 2 2·1 6 1 |

为　它　忙。　一下　儿说是　招　待　费，　一下　儿说是



我看后，认为这是当前贫苦农民生活的写照。暗想，他才下乡十多天，为什么体会这样深？就问童荣。“你喜欢作曲吗？谱这样的一首歌？”童荣讲：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，多少人终年劳动还没有饭吃，而地主、官僚，则花天酒地挥金如土。总有一天，劳动人民要起来推翻他们的。”我与童荣谈学习，谈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小说，谈国际形势，国内形势。谈到打倒国民党，童荣认为打倒国民党要靠组织起来的力量。我心中已经肯定：他是“母亲”派来的。

三、“我介绍你加入”M.C.

我总想很快找到“母亲”，我总是找机会向童荣表露自己的世界观。一天，童荣对我讲：“要救国，要革命，只靠少数人的力量不行，必须组织千千万万人的力量来斗争才会胜利”。我说：“是这个道理”。童荣说：“你是个有革命意志的人，我介绍你入‘民青’，这样可以在革命组织领导

下工作，你考虑怎样？”我知道“民青”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，但暗想，我入党快十年了，今天倒来入M·C，就装糊涂说：“民青”是什么性质的组织？童荣解释说：“民青简称M.C，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组织”。又问我的态度。我内心高兴，未明确表态，只说：“我想到山那边去打游击”。童荣会意地问：“啊，那么，你参加过C.P吗？”我又故意问：“什么叫C.P”？童荣又解释说，C.P是共产党的简称，奋斗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，当前是要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，等等，并说：“我看你可靠，故介绍你加入M.C”。我表示愿意参加，但未说明我C.P的身份。童荣非常严肃地向我宣布纪律，并说：“你一定要保密，不能让第三者知道”。我笑着说：“绝对保密”。内心庆幸，终于找到“母亲”派来的人。

四、中共金平特别支部的建立

一九四八年九月初，童荣收到一封信：“表弟，你母亲生病，速来。”我笑了，童荣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我说，“你‘母亲’生病了，快请假去看吧！”童荣会意地说，“话不瞒你说，这封信是上级叫出去汇报工作的，怎么办呢？如果我请假要去，会引起敌人的注意，也找不到一个出得去、又进得来的借口呀！我进来时，上级一再指示，我党已在滇东南及滇西南开辟了游击区，要把对敌斗争的重点放在组织武装斗争和夺取政权上来，金平一带党的工作要加速进行，但金平县小，生人一来就引起注意。我来之前，上级说，党曾两次派人到金平都没有站住脚，这次给你的任务，第一是站住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跟。第二个任务，还是站住脚跟。站住脚跟，再求发展，如果你能站住脚跟就来信，党要派更多的同志来金平，金平的武装斗争如果搞得好，有利于打通红河走廊。你想，我刚来，又跑出去，引起敌人注意，能站得住脚吗？我请你代替我出去汇报，好吗？”我认为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必须挺身而出了。就说：“我原来是共产党员，但目前连党的组织关系都没有，怎么能代替你去汇报党的工作呢？”童问：“你怎么失掉联系的？”我讲了入党后的工作和一九四七年发动武装斗争时转移到石屏，遇到敌人通缉，又转到昆明，在昆明被特务跟踪，因联系人袁用之同志误时未能联上。讲到许曙一九四一年与我在一个党小组，原以为来金平系党安排来的，到金平后才发现许曙已脱党，许目前正在找党等等。童荣很高兴地说：“那太好了，你将计就计，把许曙叫来说，你想出去找老宋，设法到山那边打游击，如找到线索来约他去。如果他愿意，就叫他帮你请假，并给你弄个通行证”。我说：“我怎么代替你汇报呢？”童荣说：“我写封信给你带去，你到个旧土主庙街12号找个姓张的，就说他是我表哥。我在信内说明，请上级接上你的党组织关系，至于这里的工作，我再教育许曙。怎么汇报呢？就说，我刚争取得杜荣滨的掩护，作为统战对象，还可通过许曙的社会关系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，准备统着上层去发动下层，发展组织。”

我们商定后，叫许曙来谈话，许曙果然很高兴地说：通行证完全由他负责，到个旧可找伪行政督察专员布秉武，一路上就说是找布专员的，以便掩护。在党的支持下，我跨马奔赴个旧，内心庆幸能第一次当上地下党的女交通员。

路经蒙自，找到岳世华同志。他安排我住南郊一女同志

家，并叫我第二天赶车，可到车站孔繁文同志处休息，等火车来，坐上车就走，防止特务跟踪。刚上车，就遇到田金铭同志，但为了不暴露，我们假装陌生。

在个旧下车后，我到云锡中学找王静仙住，田金铭亦回云锡中学，到大坟坝时，田金铭乘无人就问："胖子，你跑到那里去了：'母亲'找你好久，没有找到。"我说："在金平教书，岳世华同志知道的嘛！这次我来找'母亲'，要到土主庙街12号找姓张的。"他说："你从金平来，有空来谈谈那里的情况。"

我到土主庙街12号找姓张的，未遇，扑了个空，很着急，如找不到，金平的工作无法汇报。此时，田金铭同志来告诉王静仙："你姐要找土主庙街12号姓张的，他已经转移了，明早上叫她到我的宿舍来谈。"这才算是找到党了。

第二天，田金铭、苏子俊两同志听了我的汇报，共同分析了金平的有利条件：（1）许曙一九四一年是共产党员，现正在找党，许与伪区长刘世和、王伯候等较熟，可通过许曙去统着上层，发动下层。（2）目前新县长谭其弟才来，情况不熟悉，他要依靠秘书杜荣滨，杜是童荣的老师，童可教育杜荣滨近一步靠拢党，通过杜荣滨打开场面。（3）可借办学校、请老师之机，派党、团员到各区，以教书为掩护，开展党的工作。不利条件是，我与童荣到金平不久，群众工作还没有基础。

田金铭、苏子俊传达上级的指示后说："形势发展很快，金平建党、建军的工作要加速进行。要求统着上层，站住脚跟去发动下层，组织基本群众，发动武装斗争，推翻国民党政权。"他们同意利用许曙的社会关系，开展党的基层

工作。要我带五、六个同志到金平，迅速建立金平支部，派党的同志到各区去以教书为掩护，放手发动群众。我感到棘手的是，许曙为什么脱党？是否还可靠？突然带来这么多人，是否安全？因此，我建议先带一个同志进去，试探性的安排，等基础好一点，再来接更多的同志进金平。就决定先带王华同志进金平。上级指示：成立中共金平特别支部。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，我们到金平，为了保证王华同志的安全，我叫王华先在郊外一个小山头上，等我先进城看看童荣教育许曙的结果，如有条件，再领王华同志进城。

我一进学校见童荣，他高兴地问："回来了！'母亲'怎么讲的？"我传达了上级的指示，说带王华进城。童荣说："你走后，我已吸收许曙加入M.C，许很高兴，可叫他下来商量，就说王华是他的同学，是至交，为找职业，专程来投的。"这样商定后，童荣去县政府叫许曙下来，要许这样办。许曙完全同意了，我又才到山上约王华同志进学校。王华同志到后，成立了金平特支。由于王华到金平，是学期中间，政、教职务均无空缺，无法安排，童荣与杜荣滨商量，由杜荣滨出面，鼓动伪县长谭其弟开办个中学。杜荣滨给谭其弟戴高帽子说："钟县长在金平办了个省立小学，你若办个中学，金平人民会有口皆碑的。"谭其弟同意办中学，责成许曙筹备开办。才把王华同志安排下来。

金平支部成立后，集中抓了以下几项工作。

（一）统战工作：支部认为要立住脚跟，利于发展，首先要搞好统战工作。对金平的以伪江外剿匪指挥部付总指挥贺光荣为首结拜的十弟兄，人称"十虎"，根据杜荣滨的建议，不能让其扭成一股，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，对可以争取

者，进行教育，争取或分化，以孤立贺光荣。经支部研究，由王华同志做张羽的工作，许曙做刘世和、王伯候的工作。并先后发展张羽、刘世和加入“民清”，为后来安排党的干部下乡开展党的基层工作，创造了有利条件，但也对刘世和、张羽有所警惕。支委统一认为杜荣滨较可靠，由童荣同志进一步做杜的工作。杜积极为党献策献计，提供敌情，掩护党开展基层工作。

（二）群众工作：支部认为在上级派人来基层之前，不能坐等，一定要设法到农村发动群众，找穷人扎根，并叫王静贞去发动伪镇长的丫头。通过这些基本群众去扎根串连，逐步组织农会。又在常备中队里找对象扎根串连。

经过一段时间，通过学生逐步联系上了农村民族基本群众，首先是夷族的桑德华。经过问寒问暖，谈家常，在交谈中，他说，他只有一条裤子。王问他：“为什么这样穷？”他说：“只怪自己命苦。”王说：“不是命苦，是受国民党、反动派压迫、剥削的结果。”王华很同情他，与童荣商量，童荣、王华两人共穿三条裤子，换着点洗，决定把王华仅有的两条裤子，给他一条，对他说：“我们先给你一条裤子，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可再到小学校来谈谈。”王华、童荣又进一步讲国民党压迫、剥削老百姓，使广大农民一年苦到头，还活不下去，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好事的，共产党要领导农民翻身做主人，要打倒蒋介石等等。他非常高兴地说：“这世上还有共产党？共产党真是这样好吗？”王华说：有共产党，并叫他以后经常来学校谈谈。他拿着这条裤子走了。以后，他来上街，就到学校里找王华、童荣，讲共产党的政策，并叫王华领他去找共产党。支部研究，认为吸收

他入党，可通过他去做本民族、本村和邻近村的工作。让本民族的贫农去宣传、组织群众起来干革命，有特殊重要的意义。就决定吸收他入党。王华向他讲了共产党使穷人翻身过好日子，就要组织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打倒蒋介石，推翻其反动政权，要把吃人害人的地主、官僚都打倒，穷人掌握枪杆子，印把子，才有幸福生活，讲到全国的大好形势，共产党必胜的道理，然后说，既要斗争，就要不怕死。他说："死是不怕，活不下去了，我早就想找个办法使穷人能活下去，既然有共产党，我死也要去找了。"这样，王华同志宣布吸收他入共产党，说共产党很快要在农民中发展党员，叫他回去，秘密地告诉本村的贫苦农民，穷人为什么穷？要组织千千万万受苦的人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，打倒地主、官僚，才有好日子过等等。叫他将回去工作的情况，赶街天来汇报。并告诉他，这些事，要绝对保密。他很高兴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了党在农村的第一个党员。他经常在本村和邻近村做党的工作，宣传、组织群众。

五、组织武装斗争

为了增强金平地下党的骨干力量，深入基层发动群众，准备武装斗争。滇南委员会于一九四九年一月，增派马子培、王平曾、王振国、黄忠义、张文贵五个同志到金平。

马子培同志传达了上级的指示：主要是要求很快深入农村，发动群众，不应蹲在县城；现已有一定的群众基础，能掌握二百多条枪，可以相机发动武装斗争；要学习军事知识。

根据上级指示，支部分析了情况，认为新建镇的伪镇长刘世和，已参加M·C，铜厂镇的王伯候与杜荣滨较好，容易安排和掩护党的干部去工作，决定让马子培同志带黄忠义、张文贵两同志到新建镇、由王平曾同志带王振国同志到铜厂镇，以教书为掩护，深入农村，开展党的工作。

马子培同志到新建镇后，对情况作了调查，鉴于刘世和虽已入民青，但比较狡滑，且有野心，又是越南勐梭省省长的干儿子，又是瑶山陶军栋的干亲家。刘曾提出：在新建镇工作，不准公开宣传共产党的政策，不准组织群众，工作要听他的，他自称枪多人多，共产党朱家壁打胜了，他要当县长。因此，决定对刘世和采取稳住，麻痹的办法，我们坚定地秘密地发动组织农会，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对策。我们在瑶族、哈尼族等寨子扎根串连，以十里村、滥滩、同兴寨等地为中心，分片发动，规定要严守秘密，不发动与刘世和有联系的人，最先认真选择骨干，吸收龙德兴、付鸿斌、盘万云三人参加M·C，然后，通过这些积极分子，以亲戚串亲戚的办法去宣传、组织、扎根串连，从关心群众疾苦入手，揭露国民党派苛捐杂税，压迫人民的罪行，讲穷人必须团结起来推翻反动派的道理。这样，在滥滩一片，童荣同志后来通过盘万云串连最穷的人家，参加农会的有赵有保、盘成凤、盘万和、盘成龙、盘成礼、邓富贵、赵有旺、盘文秀、盘成德、邓富金、盘富有、赵有富、罗秀安、罗富贵、唐文富等。最后，除了反动的邓保长外，全村兄弟民族的青壮年都参加了农协会。

在十里村一片，通过龙德兴（团员）去串连李成名，龙德贵、张文才、普光明、龙德富、龙德海、龙德仁、龙德利、李小四、许文亮、罗万录、罗万其、普大、小普二、老

普二、杨明亮、李四、徐国瑞、张开祥等二十多人，后期在哈尼族、瑶族寨子，除伪保长外，整个瑶族、哈尼族寨子的青壮年都参加了农协会。

在铜厂镇方面，王平曾同志与王振国同志，先后统着伪镇长王伯候、李正成，伪保长熊玉山等，和他们打“亲家”以麻痹着他们。同时认真选择贫穷的钟永庆、刘汉云、易良宽、周国良等人作骨干去扎根串连穷人，在新安寨、马鹿硐、炭山、大梁子打洛寨、铜厂街子等地，秘密发动群众。这样，三个、五个的互相串连，逐步扩大，七月参加的人已有钟永庆（党员）周国良（党员）易良宽（党员）付志学、冯开富、李顺安（团员）廖云顺（党员），还发展了一批“民青”成员，其中有沈献文（他曾把家里的拉七枪交给党）刘汉云、廖顺发、王小大、乔自成、喻德林、刘汉杰等四十多人，大家准备买鸡、买肉，到大庙里去组织革命的弟兄会，盟誓跟着共产党走，宣誓说：“穷人要齐心，不管有什么困难，都要集体来解决，干革命要听共产党的话，不能反心。”此时，唐顺发的父亲死了，要买棺材，地主家说：“交现款，要三十元，赊账、要八十元，”大家认为地主欺人太甚，就一个拼五角、一元的凑起钱来，帮助办了丧事，地主奇怪，为什么穷人有钱买棺材？唐顺发和大家都认为组织起来力量大，进一步坚定地要跟共产党走。

在金河乡方面；由王华同志直接领导，通过刘明、刘镜萍、余有礼、李德华、李善章、李德富、李善华、李文学等去扎根串连，组织农会。参加的有李自文、陈一盘、李真、陈永明、李鸿富、熊志高、李永福、朱应福、黄忠云、黄德明、李且而、许云昌、李鸿文、李鸿富，李文学、黄顺福

（党员）李文亮、许有名、许文安、朱学明、谢二、谢三、屠正明、周科举、李小候、陈广、陈方才、李文才、龚向吉李哲学、文祖利、李金民、杨经六、李元祥、王龙保、王龙玉、杨文学、王有生、许学广、蒋志远（团员）蒋志成、王健民、（团员）马东发（团员）杨文才、李鸿志、李朝明、张大成、李有云，王光和等农会的积极分子共五十多人。

党内干部王华、马子培、童荣、王平曾、王振国、黄忠义、张文贵、刘镜萍、余有礼、刘明等同志，都亲自深入到基层做细致地思想发动工作。对农协会、“弟兄会”的成员，进行严格的审查和阶级教育，纪律教育，而且这些同志苦干、实干、关心群众疾苦，耐心宣传，组织群众，使农村各族人民懂得革命的道理，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。他们利用农协会、弟兄会等组织，播下革命的种子，在农村中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积极分子，为后来的武装斗争，夺取政权，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一九四九年五月九日，马子培同志来汇报：我党马惠等四个同志，从越南方向来到新建镇，遇到张文贵同志，张缺乏经验，向这四个同志介绍说：“刘世和伪区长是统战对象。”这四个同志进镇公所吃饭时，热情地谈起他们打游击的事，饭后，刘世和领他们上街，并告诉王布镇的人说，他们是从猛梭做生意回来的。这四个同志麻痹大意，到街上逛，被伪县长的侄子谭崇诚发现，当天被捕。

党支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：（1）要许曙设法劝伪中队长张羽暗中释放。（2）要童荣去找杜荣滨设法释放（3）由王静贞速到个旧向党汇报，请上级来营救。但在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